



梨花簇包山 花鼓戏韵长

本报记者 陈雅雯 通讯员 洪欢

云和县元和街道包山自然村,如一朵山花,隐藏在青山翠岭的内襟里。这里东邻莲都,南接景宁,为三县交界之地。村落地处山涧峡谷,沿山麓呈块状分布,每到春季,梨花遍野,如银似雪,流芳满山。这里是云和雪梨的原产地之一,孕育出清甜果香,也滋养了传唱百年的包山花鼓戏。

1 时光流转,古村在山水与梨香、戏韵之间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坐标。

从云和县城出发,向东南行30余里,山道盘旋,峰峦叠嶂。待海拔攀升至600多米,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古村悄然浮现——这便是包山。明末清初,闾姓祖先道真公从景宁梅坑迁至包山定居。据清同治版的《云和县志》记载:“层峩色罗,团围如盎,居民结庐凹处,故称包山。”包山原名“苞山”。村子周边有5座海拔千米的高峰,名香炉岗、鸭坑尖、鸡头尖、高尖、高峰尖,将小山村紧紧环抱。五峰之间,又散布着五座小山丘,村民唤作叶岗蕾、马岗蕾、祠堂蕾、蕾背、处山蕾。五峰五丘,如片片花瓣围绕蕊蕊,包山便藏在这层层包裹之中,犹如待放的“花苞”。

“千峰环护,万壑盘旋,峰连玉兔东升,形由地设金龟叠峙,势自天然,聚国族于盘谷,结精舍于桑田处,匕丹山碧水,匕转坤旋乾……”《包山舆图赋》则以更富诗意的笔触,勾勒出包山的遗世独立。

当地还有5条古道,称为“五岭”,分别通往莲都、云和、景宁。古道交会处的包山,成了交通驿站,街市井然,商铺林立,旅店相接,人声鼎沸。往来商贾行人,都要在此落脚歇息,山间一时繁华如市。

褪去了往昔的喧嚣,如今的包山多了几分寂静。步入村中,民居沿山麓呈团块状分布,清一色的黑瓦黄墙、小歇山顶、土木结构,古朴而沉静。山涧在村庄中曲折迂回,巷道连通一座座古宅。脚下是青石板,耳畔是潺潺的流水,抬眼便是青瓦泥墙的老屋,岁月仿佛在此停驻。

村中最完整的古建筑,当数张氏古居,占地574平方米,分南北两部分,四周夯土墙,硬山顶,小青瓦屋面。屋内的梁坊、牛腿等木构件雕刻精美,门窗俱是小木格子的样式。牛腿雀替上的瑞兽、梅花、牡丹、白鹤、飞鸟等纹饰精细入微,透着古朴韵味。

在入村的水口,四棵柳杉巍然耸立,树龄最大的已逾400年,高大挺拔,像忠诚的士兵守卫古村。周边小山丘上,百余亩古树参差错落,浓荫蔽日。山上还有一座夫人殿,供奉着马仙、叶大相公等本地信仰,香火绵延,护佑着这片土地的安宁。

2 包山因雪梨而闻名,种植历史已有300余年。

据考证,雪梨始种于明景泰年间,皮薄、肉细、汁多,是上等的贡品。村里百年以上的老雪梨树近500株,其中树龄最长的已经有400多年历史。梨树错落于村中田间,春日里簇簇梨花如雪,点缀着黄泥黑瓦,吸引摄影师纷至沓来。

民国初年,包山一户中等人家每年可生产“一船半至二船”的雪梨运往温州,按当地木帆船“马吊船”每船载重2.4吨计算,约有3.6至4.8吨。卖雪梨的钱,足以支撑全家一年的生

计,还有余钱备足年货。

在包山长者的记忆里,秋收的喜悦来自雪梨过水路下温州的情景——大雪梨用箬叶垫着,装进篾篓里,五六十篓雪梨,放在每家每户的厅堂檐下,到了装船日,村民挑着雪梨下山,沿着山路从包山运到小顺码头,再从小顺启程前往温州。

包山人家,少者一两船,多者三五船,一次装船30艘,一下温州便是15万斤梨。浩浩荡荡的梨船在碧波万顷的瓯江上前行,那场面在老人的叙述里鲜活如昨。

关于云和雪梨,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:在大雪纷飞的夜晚,一位孤老婆婆救下奄奄一息的乞丐,乞丐转危为安后,便把自己的打狗棒送给她,嘱其种在地里悉心照料,可保其衣食无忧。打狗棒种下后抽枝发芽,结出香脆的“神仙果”。

后来,云和百姓得了咳嗽不止的病,老婆婆便用此果治愈众人,此后,“神仙果”大受欢迎,广泛种植。因“神仙果”是从雪天得来,百姓将其改名为“雪梨”,生长在云和,便称“云和雪梨”。

如今,雪梨重新成为包山的特色产业。每年3月,当地会举行梨花节,12位身着汉服의梨花仙子,还原古时祭花神、拜树神的场景。村民借这些民俗仪式感恩天地,祈求梨园丰收。

3 花鼓戏,在包山已传唱了400余年。

这戏并非土生土长,相传在明朝,安徽凤阳遭遇灾荒,一对花鼓艺人兄妹流落至此,被善良的包山村民收留。为报答恩情,他们将凤阳花鼓与本地民歌小调结合,用包山方言编唱田间趣事,形成了最初的表演形态。

后来,它与本地的马灯、采茶灯、莲花、莲厢、花船等民间艺术融合,一代代传唱、嫁接、创新,如今的包山花鼓戏自成一体,有了独特的风格。

徐锦山是包山花鼓戏的代表性传承人,也是土生土长的包山人。他的太公徐同庆是包山花鼓戏灯班的第一代传人,是“灯首”,爷爷徐子义也是“灯首”。

徐锦山从小听着包山花鼓戏长大,在他记忆里,家里常常排演曲目,听着大人咿咿呀呀地唱,他也咿咿呀呀地学。长到能走远路的年纪,他就跟着爷爷看排戏,看演出,耳濡目染,悄悄立下了一辈子唱花鼓戏的志愿。

每年唱戏,是包山的旧俗。过了大年,正月初二,戏班先上村头的大王庙,烧香祭拜唱一出,便是“起灯”。包山花鼓戏不讲究专门的戏台,而是随时随地,门厅、院子、林间,一围便是舞台,唱完一场便赶着去下一家。从包山开始,唱到邻村,再远便唱到邻县的村子,一直要唱到正月二十才结束。

后来,随着老一辈艺人的离世,戏班散了,戏箱也落了灰。改革开放后,徐锦山以新一代传承人的身份重新拾起这门技艺。

他在包山开办了花鼓戏培训班,邀请老艺人授课,培养新一代演员。每逢重大节庆,他还带领团队奔波各地演出,花鼓戏登上了现代舞台剧院,还走进了学校的课堂。

一台花鼓戏,凝聚着包山人的心血。从明代的田间小调到如今的文化名片,400余年来一路传唱,延续着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。

如今,年轻的演员接过古老的戏服,古老曲牌遇上现代舞台,让藏于深山的非遗绽放新光彩。

本版图片由刘海波等提供